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三

死事傳第二十一

宋歐陽脩撰徐無當注汪文盛高澂傳汝舟校

嗚呼甚哉自開平訖于顯德終始五十二年而天下五代士之不幸而生其時欲全其節而二者固鮮矣於此之時責士以死與必去則天下為無士矣然其習俗遂以苟生不去為當然至於四者以仁義忠信為學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不顧其存亡皆恬然以苟生為得非徒不知愧而反以其得為榮者可勝數哉故吾於死事之臣有所取焉君子之於人也樂成其美而不求其備况死者人之所難乎吾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人而已其初無卓然之節而終以死人之事者得十有五人焉而戰歿者不得與之然吾取王清史彥超者其有旨哉其旨哉死事者

立傳者五人馬彥超附朱守殷傳宋令
論李遐張彥卿鄭昭業見於本紀而已

張源德者不知其世家或曰本晉人也少事晉無所稱從
李罕之以潞州叛晉降梁罕之遣源德見梁太祖太祖時
源德自金吾衛將軍為蔡州刺史梁貞明三年魏博節度
使楊師厚卒末帝分魏相等六州為兩鎮懼魏軍不從乃
遣劉鄩將兵萬人屯于魏以虞變魏軍果叛迫其節度使
賀德倫以魏博二州降晉當是時源德為鄩守貝州晉王
入魏諸將欲先擊貝州晉王曰貝城小而堅攻之難卒下
且源德雖恃劉鄩之兵然與滄州相首尾今德州居其中
而無備不如先取之則滄貝之勢分而易圖也乃先襲破
德州然後以兵五千攻源德源德堅守不下晉軍塹而圍
之已而劉鄩大敗於故元城南走黎陽晉軍攻破洛州而

衛州刺史來昭邢州節度使閻寶皆以城降晉慈州刺史
靳昭相州張筠滄州戴思遠皆棄城走當此時晉已先下
全燕而鎮定皆附于晉自河以北山以東四面千里六鎮
數十州之地皆歸晉獨貝一州圍之踰年不可下源德守
既堅而貝人聞晉已盡有河北城中食且盡乃勸源德出
降源德不從遂見殺源德已死貝人謀曰晉圍五口吾窮
而後降懼皆不免也乃告于晉曰吾欲被甲執兵而降得
赦而後釋之如何晉軍許諾貝人三千出降已釋甲晉兵
四面圍而盡殺之

夏魚首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唐莊宗特賜姓名曰李紹奇其
後莊宗賜姓名者皆復其故魚首奇初事梁為宣武軍校後
奔于晉為衛護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劉守光於幽州守光

將軍廷珪元行欽以驍勇自負魯奇每與二將鬪輒不能
解兩軍皆釋兵而觀之晉已下魏博梁將劉鄩軍于洹水
莊宗以百騎覘敵遇鄩伏兵圍之數重幾不得脫魯奇力
戰手殺百餘人身被二十餘創與莊宗決圍而出莊宗益
奇之以為磁州刺史從戰中都擒王彥章莊宗壯之賜絹
千匹邦鄭州防禦使遷河陽節度使為政有惠愛徙鎮忠
武河陽之人遮留不得行父老詣京師乞留明宗遣中使
往諭之魯奇乃得去唐師伐荆南以魯奇為招討副使無
功而還徙鎮武信東州董璋反攻遂州魯奇閉城拒之旬
月救兵不至城中食盡魯奇自刎死年四十九吳縉兵猶
戰魯奇食盡力窮
而死故取捨異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自董璋為梁將洪嘗事璋後事唐為

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戍閬州董璋反遣人召書招
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
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
奴掃馬糞得一癆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
何苦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獲于
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
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王思同幽州人也其父敬柔娶劉仁恭女生思同思同事
仁恭為銀胡鞞指揮使仁恭為其子守光所囚思同奔晉
以為飛勝指揮使梁晉相距于莘遣思同築壘楊劉以功
遷神武十軍都指揮使累遷鄭州防禦使思同為人敢勇
善騎射好學頗喜為詩輕財重義多禮文士然未嘗有戰

功明宗時呂乂次爲匡國軍節度使徙鎮雄武是時吐蕃
數爲寇而秦州無亭障思同列四十餘柵以禦之居五年
來朝明宗問以邊事思同指畫山川陳其利害思同去明
宗顧左右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能若是邪於是始知其材
以爲右武衛上將軍京兆尹西京留守石敬瑭討重璋思
同爲先鋒指揮使兵入劔門而後軍不繼思同與璋戰不
勝而却敬瑭兵罷思同徙鎮山南西道已而復爲京兆尹
西京留守應順二年二月潞王從珂反鳳翔擣四鄰言
姦臣幸先帝疾病賊殺秦王而立幼嗣侵弱宗室動搖蕃
方陳已所以興兵討亂之狀因遣伶奴安十十以五絃謂
思同欲因其權以通意是時諸鎮皆懷嚮背所得潞王書
檄雖以上聞而不絕其使獨思同執十十及從珂所使推

官郝詡等送京師愍帝嘉其忠即以思同爲西面行營馬
步軍都部署三月會諸鎮兵圍鳳翔破東西關城從珂兵
弱而守甚堅外兵傷死者衆從珂登城呼外兵而泣曰吾
從先帝二十年大小數百戰甲不解體金創滿身士卒固
嘗從我矣今先帝新弃天下而朝廷信用姦人離間骨肉
我實何罪而見伐乎因慟哭士卒聞者皆悲憐之興元張
虔釗攻城西督戰甚急士卒苦之及兵攻虔釗虔釗走羽
林指揮使楊思權呼曰路王吾主也乃引軍自西門入降
從珂而思同未知猶督戰嚴衛指揮使尹暉麾其衆曰城
西軍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士卒解甲弃仗聲聞數里遂
皆入城降諸鎮之兵皆潰思同挺身走至長安西京副留
守劉遂雍閉門不納乃走潼關從珂引兵東至昭應前鋒

追執思同從珂責曰罪可逃乎思同曰非不知從王而得
生恐終死不能見先帝於地下從珂媿其言乃殺之漢高
祖即位贈侍中思同東走將自歸于天子與元行欽走異故子其死

張敬達字志通代州人也小字生鐵少以騎射侍唐莊宗
為廳直軍使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
史累遷彰國大同軍節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清泰二年契
丹數犯邊廢帝以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兼大同彰國振武
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總管屯于忻州屯兵聚謀遮敬
瑭呼萬歲敬瑭斬三十餘人以止之廢帝疑敬瑭有異志
乃以敬達為北面副總管以分其兵明年夏徙敬瑭鎮天
平遂以敬遠為大同彰國振武威塞等軍番漢馬步軍都
部署敬瑭因此遂反即以敬達為太原四面招討使六月

兵圍太原敬達為長城連柵雲梯飛礮以攻之所為城柵
將成輒有大風雨水暴至以壞之敬瑭求救于契丹九月
契丹耶律德光自鴈門入旌旗相屬五十餘里德光先遣
人告敬瑭曰吾欲今日破敵可乎敬瑭報曰大兵遠來而
賊勢方盛要在成功不必速也使者未復命而兵已交敬
達陣於西山契丹以羸騎三千革鞭木輻人馬皆不甲冑
以趨唐軍唐軍爭馳之契丹兵走追至汾曲伏發斷唐軍
為二其在北者皆死死者萬餘人敬達收軍柵晉安契丹
圍之廢帝遣趙延壽范延光等救之延壽屯團柏谷延光
屯遼州相去皆百餘里契丹兵圍敬達者自晉安寨南長
百餘里闊五十里敬達軍中望之但見穹廬連屬如岡阜
四面亘以毛索掛鈴為警縱大往來敬達軍中有夜出者

輒爲契丹所得由是閉壁不敢復出延壽等皆有二心無
救敬達意敬達猶有兵五萬人馬萬匹久之食盡削木節
糞以飼其馬馬死者食之已而馬盡副招討使楊光遠勸
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
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而降光遠即斬敬達
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本紀責其不誅
光遠而諷其殺已以降賊故不書死而書如其志而傳錄其死者終嘉其不降也然雖不屈而諷人降賊故不得爲死節

翟進宗張萬迪者皆不知其何人也初比皆事唐後事晉進
宗爲淄州刺史萬迪爲登州刺史楊光遠反以騎兵數百
脅取二刺史至青州萬迪聽命而進宗獨不屈光遠遂殺
進宗出求則進宗左武衛上將軍及光遠平曲赦青州雖
光遠子孫皆見慰釋而獨不赦萬迪暴其罪而斬之詔求

遙宗戶加禮歸葬葬事官給以其子仁欽爲東頭供奉
官

沈斌字安時徐州下邳人也少爲軍卒事梁爲拱辰都指
揮使後事唐從魏王繼安破蜀平康延孝以功爲虢州刺
史吉隨趙等八州刺史晉開運元年爲柘州刺史契丹犯
塞至于榆林過柘州斌以謂契丹深入晉地而歸兵羸之
可大即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
諸虜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
壽曰公公父子誤計陷于腥膻忍以大羊之衆殘賊父母之
邦斌能爲國死爾不能效公所爲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
家屬皆沒于虜云

王清字去瑕洛州曲周人也初事唐爲寧衛指揮使後事

晉爲奉國都虞候安從進叛襄州從高行周攻之逾年不能下清謂行周曰從進閉孤城以自守其勢豈得久邪固請先登遂攻破之開運二年冬從杜重威戰陽城清以力戰功爲步軍之最加檢校司徒是冬重威軍中渡橋南虜軍其北以相距而虜以精騎並西山出晉軍後南擊樂城斷晉餉道清謂重威曰晉軍危矣今去鎮州五里而守死于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兵二千爲先鋒奪橋開路公率諸軍繼進以入鎮州可以守也重威許之遣與宋彥筠俱前清與虜戰敗之奪其橋是時重威已有貳志猶豫不肯進彥筠亦退走清曰吾獨死於此矣因力戰而死年五十二漢高祖立贈清太傅

史彥超雲州人也爲人勇悍驍捷周太祖起魏時彥超爲

漢龍捷都指揮使以兵從太祖入耳遷虎捷都指揮使戍于晉州劉旻攻晉州州無主帥知州王萬敢不能拒彥超以咸兵堅守月餘太祖遣王峻救之旻兵解去以功遷龍捷右廂都指揮使領鄭州防禦使周漢戰高平彥超爲前鋒先登陷陣以功拜感德軍節度使周兵圍漢太原契丹救漢出忻代世宗遣符彥卿拒之以彥超爲先鋒戰忻口彥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遂歿于陣是時世宗敗漢高平乘勝而進圍城之後諸將議不一故久無成功世宗欲解去而未決聞彥超戰死邊班師倉卒之際亡失甚衆世宗旣惜彥超而憤無成功憂忿不食者數日贈彥超太師優卹其家焉

孫晟初名鳳又名忌密州人也好學有文辭尤長於詩少

爲道士居廬山簡寂宮常畫唐詩人賈島像置于屋壁晨
夕事之簡寂宮道士惡晟以爲妖以杖驅出之乃儒服北
之趙魏謁唐莊宗于鎮州莊宗以晟爲著作佐郎天成中
朱守殷鎮汴州辟爲判官守殷反伏誅晟乃奔其妻子亡
命陳宋之間安重誨惡晟以謂教守殷反者晟也畫其像
購之不可得遂族其家晟奔于吳是時李昇方募楊氏多
招四方之士得晟喜其文辭使爲教令由是知名晟爲人
口吃遇人不能道寒暄已而坐定談辯鋒生聽者忘倦昇
尤愛之引與計議多合意以爲右僕射與馮延巳並爲昇
相晟輕延巳爲人常曰金椀玉盃而盛狗屎可乎晟事昇
父子二十餘年官至司空家益富驕母食不設几案使衆
奴各執一器環立而侍號肉臺盤時人多効之周世宗征

淮李景懼始遣泗州牙將王知朗至徐州奉書以求和世
宗不荅又遣翰林學士鍾謨文理院學士李德明奉表稱
臣不荅乃遣禮部尚書王崇質副晟奉表謨與晟等皆言
景願割壽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歲貢百萬以佐軍而世
宗已取滁揚濠泗諸州欲盡取淮南乃止因留使者不遣
而攻壽州益急謨等見世宗英武非景敵而師其威壽春
且危乃曰願陛下寬臣五日之誅容臣還取景表畫獻江
北諸州世宗許之遣供奉官安弘道押德明崇質南還而
謨與晟皆見留德明等既還景悔不肯割地世宗亦以暑
雨班師留李重進張永德等分攻廬壽周丘所得揚泰諸
州皆不能守景兵復振重進與永德兩軍相疑有隙永德
上書言重進反世宗不聽景知二將之相疑也乃以蠟丸

書遣重進勸其反初晟之奉使也語崇質曰吾行必不免然吾終不負永陵一抔土也永陵者昇墓也及崇質還而晟與鍾謨俱至京師館于都亭驛待之甚厚每朝會入閣使班東省官後召見必飲以醇酒已而周兵數敗盡失所得諸州世宗憂之召晟問江南事晟不對世宗怒未有以發會重進以景蠟丸書來上多斥周過惡以爲言由是發怒曰晟來使我言景畏吾神武願得北面稱臣保無二心安得此指斥之言乎亟召侍衛軍虞候韓通收晟下獄及其從者二百餘人皆殺之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晟既死鍾謨亦貶耀州司馬其後世宗怒解憐晟忠悔殺之召拜鍾謨衛尉少卿景已割江北遂遣謨還而景聞晟死亦贈魯國公

五代史第三十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四

一行傳第二十二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傳所謂天地閉賢人隱之時歟當此之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搢紳之士安其祿而立其朝充然無復廉恥之色者皆是也吾以謂自古忠臣義士多出於亂世而怪當時可道者何少也豈果無其人哉雖曰于戈興學校廢而禮義衰風俗墮壞至於如此然自古天下未嘗無人也吾意必有潔身自負之士嫉世遠去而不可見者自古材賢有韞于中而不見于外或窮居陋巷委身草莽雖顏子之行不遇仲尼而名不彰况世變多故而君子道消之時乎吾又以謂必有負材能脩節義而沈淪于下泯沒而無聞者求之傳記而亂世崩離又字殘缺

可復得然僅得者四五人而已處乎山林而羣麋鹿雖不足以為中道然與其食人之祿俛首而包羞孰若無愧於心放身而自得吾得二人焉曰鄭遨張薦明勢利不屈其心去就不違其義吾得一人焉曰石昂苟利於君以忠獲罪何必自明有至死而不言者此古之義士也吾得一人焉曰程福贊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獨其名氏或因見於書者吾亦不敢沒而其略可錄者吾得一人焉曰李自倫作一行傳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

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携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為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十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為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為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疑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為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

世不污於榮利至弃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絕而篤
愛其身者歟然傲好飲酒奕碁時時爲詩章落人間人間
多寫以練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翫于屋壁其
迹雖遠而其名逾彰與乎石門荷蓀之徒異矣與傲同時
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
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
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
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
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
和之者鼓也天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
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石昂青州臨淄人也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

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身未嘗有怠色而

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以爲臨淄令習入朝

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

彥朗諱有更其姓曰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

以私害公昂姓石非者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

解官還于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

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於

樞前誦尚書曰此書先人之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

事汚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

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

詣東上閣門上昂行義可以應詔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

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即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

不聽乃稱疾東歸以壽終于家昂既去而晉室大亂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為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相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寇出帝北征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發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爲冤福贊終不自辯以見殺

李自倫者深州人也天福四年正月尚書戶部奏深州司功參軍李自倫六世同居奉敕准格按格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

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生光厚六從同居不妄敕以所居飛鳧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九月丙子戶部復奏前登州義門王仲昭六世同居其旌表有聽事步欄前列屏樹烏頭正門閭閱一文二尺烏頭二柱端肩以瓦桶築雙闕一丈在烏頭之南三文七尺夾樹槐柳十有五步請如之敕曰此故事也令式無之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馬巧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唐六臣傳二十三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濂傳汝舟校

甚哉白馬之禍悲夫可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豈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二年梁王欲以嬖吏張延範為太常卿唐宰相裴樞以謂太常卿唐常以清流為之延範乃梁客將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語裴樞純厚不陷浮薄今為此邪是歲四月彗出西北掃文昌軒轅天市宰相柳璨希梁王旨歸其諛於大臣於是左僕射裴樞獨孤損右僕射崔遠守太保致仕趙崇兵部侍郎王贊工部尚書呈溥吏部尚書陸衰皆以無罪貶同日賜死于白馬驛凡搢紳之士與唐而不與梁者皆誣以朋黨坐貶死者數百人而朝廷為之一空明年三月唐哀帝遜位于梁遣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張文蔚為冊禮使禮部尚書蘇循為副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楊涉為押傳國寶使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張策為副御史大夫薛貽矩為押寶使尚書左丞趙光逢為副四月甲子文蔚等自上源驛奉冊寶乘賂車道以金吾仗衛太常鹵簿朝梁于金祥殿梁王衮冕南面臣文蔚臣循奉冊升殿進讀已臣涉臣策奉傳國璽臣貽矩臣光逢奉金寶以次升進讀已降率文武百官北面舞蹈再拜賀夫一太常卿與社稷孰為重使樞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國與人乎雖樞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獨存也嗚呼唐之亡也賢人君子既與之共盡其餘在者皆庸懦不肖傾險搗搗趨利賣國之徒也不然安能蒙家耻忍辱於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傳

張文蔚字右華河間人也初以文行知名舉進士及第唐昭宗時為翰林學士承旨是時天子微弱制度已隳文蔚居翰林制詔四方獨守大體昭宗遷洛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柳璨殺裴樞等七人蔓引朝士輒加誅殺搢紳相視以目皆不自保文蔚力講解之朝士多賴以全活梁太祖立仍以文蔚為相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文蔚居家亦孝弟開平二年太祖北巡留文蔚西都以暴卒贈右僕射

楊涉祖收唐懿宗時宰相各嚴官至兵部侍郎涉舉進士昭宗時為吏部尚書哀帝即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涉唐名家世守禮法而性持謹厚不幸遭唐之亂拜相之日與家人相對泣下顧謂其子凝式曰吾不能脫

此網羅禍將至矣必累爾等唐亡事梁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在位三年俛首無所施爲罷爲左僕射知貢舉後數年卒子疑式有文詞善筆札歷事梁唐晉漢周常以心疾致仕居于洛陽官至太子太保

張策字少逸河西燉煌人也父同爲唐容管經畧使策少聰悟好學通章句父同居洛陽敦化里浚井得古鼎銘曰魏黃初元年春二月匠吉干同以爲奇策時年十三居同側啓曰漢建安二十五年曹公薨改元延康是歲十月文帝受禪又改黃初是黃初元年無二月也銘何謬邪同大驚異之策少好浮圖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策乃逃初服奉父母以避亂居田里十餘年召拜廣文館博士邠州王行瑜辟觀察支使晉王李克用

攻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梁太祖兼四鎮辟鄭滑支使以母喪解職服除入唐爲膳部員外郎華州韓建辟判官建徙許州以爲掌書記建遣策聘于太祖太祖見而喜曰張夫子至矣遂留以爲掌書記薦之于朝累拜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旨開平二年拜刑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以風恙罷爲刑部尚書致仕卒于洛陽

趙光逢字延吉父隱唐左僕射光逢在唐以文行知名時人稱其方直溫潤謂之王界尺昭宗時爲翰林學士承旨御史中丞以世亂棄官居洛陽杜門絕人事者五六年擢繫爲相與光逢有舊恩起光逢爲吏部侍郎太常卿唐亡事梁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遷左僕射以太

子太保致仕末帝即位起爲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以司徒致仕唐天成中即其家拜太保封齊國公卒贈太傅

薛貽矩字熙用河東聞喜人也仕唐爲兵部侍郎翰林學士承旨昭宗自岐還長安大誅宦者貽矩嘗爲中尉韓全誨等作書像贊坐左遷貽矩乃自結於梁太祖太祖言之於朝拜吏部尚書遷御史大夫天祐三年太祖自長蘆還軍哀帝遣貽矩來勞貽矩以臣禮見太祖揖之升階貽矩曰殿下功德及人三靈並改卜皇帝方行舜禹之事臣安敢違乃稱臣拜舞太祖則身以避之貽矩還遂趣哀帝遜位太祖即位拜貽矩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拜司空貽矩爲梁相五年卒贈侍中

蘇循不知何許人也言人巧佞阿諛無廉耻惟利是趨事唐爲禮部尚書是時太祖已弒昭宗立哀帝唐之舊臣皆憤窳切齒或俛首畏禍或去不仕而循特傳會梁以希進用梁兵攻揚行密大敗于淝河太祖躁忿急於禪代欲邀唐九錫群臣莫敢當其議獨循倡言梁王功德天命所歸宜即受禪明年梁太祖即位循爲冊禮副使循有子楷乾寧中舉進士及第昭宗遣學士陸衰覆落之楷常歎恨及昭宗遇弒唐政出於梁楷爲起居郎與柳璨張延範等相結因謂延範曰夫謚者所以易名而貴信也前有司謚先帝曰昭明實不稱公爲太常卿予史官也不可以不言乃上疏駁議而延範議曰臣聞執事太常卿不得者延範亦以此怨唐因下楷疏延範延範議曰臣聞執事堅固之謂

恭亂而不損之謂靈武而不遂之謂莊在國逢難之謂閔
因事有功之謂襄請改謚昭宗皇帝曰恭靈莊閔皇帝廟
號襄宗梁太祖已即位置酒立德殿顧群臣自陳德薄不
足以當天命皆諸公推戴之力唐之舊臣楊涉張文蔚等
皆慙懼俯伏不能對獨循與張禕薛貽矩盛稱梁王功德
所以順天應人者循父子皆自以附會梁得所託旦夕引
首希見進用敬翔尤惡之謂太祖曰梁室新造宜得端士
以厚風俗循父子皆無行不可立於新朝於是父子皆勒
歸田里乃依朱友謙於河中其後友謙叛梁降晉晉王將
即位求唐故臣在者以備百官之闕友謙遣循至魏州是
時梁未滅晉諸將多不欲晉王即帝位晉王之意雖銳將
相大臣未有贊成其議者循始至魏州望州廨聽事即拜

謂之拜殿及入謁舞蹈呼萬歲而稱臣晉王大悅明日又
獻畫日筆三十管晉王益喜因以循為節度副使已而病
卒莊宗即位贈左僕射循同光中為尚書員外郎明宗即
位大臣欲理其駁謚之罪以憂死當唐之亡也又有杜曉
者字明遠祖審權父讓能皆為唐相昭宗時王行瑜李茂
貞兵犯京師昭宗殺讓能於臨臯以自解曉以父死無罪
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判鹽鐵辟巡
官除畿縣尉直昭文館皆不起崔遠判戶部又辟巡官或
謂曉曰杜康死子紹自廢不出仕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
吾子恐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夫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
起累遷膳部郎中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遷工部侍郎奉
旨開平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遷

禮部尚書集賢殿大學士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爲亂
兵所殺贈右僕射

嗚呼始爲朋黨之論者誰歟甚乎作俑者也貞可謂不仁
之人哉予嘗至繁城讀魏受禪碑見漢之群臣稱魏功德
而大書深刻自列其姓名以夸耀于世又讀梁實錄見文
蔚等所爲如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夫以國予人而自夸
耀及遂相之此非小人孰能爲也漢唐之末舉其朝皆小
人也而其君子者何在哉當漢之亡也先以朋黨禁錮天
下賢人君子而立其朝者皆小人也然後漢從而亡及唐
之亡也又先以朋黨盡殺朝廷之士而其餘存者皆庸
懦不肖傾險之人也然後唐從而亡夫欲空人之國而去
其君子者必進朋黨之說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耳目者

必進朋黨之說欲奪國而與人者必進朋黨之說夫爲君
子者固嘗寡過小人欲加之罪則有可誣者有不可誣者
不能遍及也至欲舉天下之善求其類而盡去之惟指以
爲朋黨耳故親戚故舊謂之朋黨可也交游執友謂之朋
黨可也宦學相同謂之朋黨可也門生故吏謂之朋黨可
也是數者皆其類也皆善人也故曰欲空人之國而去其
君子者惟以朋黨罪之則無免者矣夫善善之相樂以其
類同此自然之理也故聞善者必相稱譽稱譽則謂之朋
黨得善者必相薦引薦引則謂之朋黨使人爲善不敢稱
譽人主之耳不聞有善于下矣見善不敢薦引則人主之
目不得見善人矣善人日遠而小人日近則爲人主者悵
悵然誰與之圖治安之計哉故曰欲孤人主之勢而蔽其

耳目者必用朋黨之說也一君子存羣小人雖衆必有所
忌而有不敢爲惟空國而無君子然後小人得肆志于無
所不爲則漢魏唐梁之際是也故曰可奪國而予人者由
其國無君子空國而無君子由以朋黨而去之也嗚呼朋
黨之說人主可不察哉傳曰一言可以喪邦者其是之謂
與可不鑒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五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義兒傳二十四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江文盛高穀傳汝舟校

嗚呼世道衰人倫壞而親疎之理反其常干戈起於骨肉
異類合爲父子開平顯德五十年間天下五代而貫八姓
其三出於丐養蓋其大者取天下其次立功名位將相豈
非因時之隙以利合而相資者邪唐自號沙陀起代北其
所與俱皆一時雄傑魁武之士性性養以爲兒號義兒軍
至其有天下多用以成功業及其亡也亦由焉太祖養子
多矣其可紀者九人其一爲明宗其次曰嗣昭嗣本嗣
恩存信存孝存進存璋存賢作義兒傳李存審后復以符氏
大顯故別自爲傳
李嗣昭本姓韓氏汾州大谷縣民家子也太祖出獵至其
家見其林中鬱鬱有氣甚異之召其父問焉父言家適生

兒太祖因遺以金帛而取之命其弟克柔養以為子初名進通後更名嗣昭嗣昭為人短小而膽勇過人初喜嗜酒太祖嘗微戒之遂終身不飲太祖愛其謹厚常從用兵為內衙指揮使陝州王珙與其兄珂爭立於河中遣嗣昭助珂敗珙於猗氏獲其將三人梁軍救珙嗣昭又敗之于胡壁堡執其將一人光化元年澤州李罕之襲潞州以降梁梁遣丁會應罕之嗣昭與會戰含山執其將一人斬首二千級遂取澤州二年晉遣李君慶攻梁潞州君慶為梁所敗太祖醜殺君慶嗣昭攻克之三年出山東取梁洛州梁太祖自將攻之遣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太祖自來棄城走前遇伏兵因大敗天復元年梁破河中執王珂取晉絳慈隰因大舉擊晉圍太原嗣昭日以精騎出擊

梁兵會大雨梁軍解去晉汾州刺史李瑋叛降梁軍梁軍已去嗣昭復取汾州斬瑋遂出陰地取慈州降其刺史唐禮又取隰州降其刺史張瓌是歲梁軍西犯京師圍鳳翔嗣昭乘間攻梁晉絳戰平陽執梁將一人進攻蒲縣梁朱友寧氏叔宗以兵十萬迎擊之嗣昭等敗走友寧追之晉遣李存信率兵迎嗣昭存信又敗梁軍遂圍太原而慈隰邠州復入于梁太祖大恐謀走雲州李存信等勸太祖奔于契丹嗣昭力爭以為不可賴劉太妃亦言之乃止嗣昭書夜出奇兵擊梁軍梁軍解去嗣昭復取汾慈隰是時鎮定皆已絕晉而附梁晉外失大國之援內亡諸州仍歲之間孤城被圍者再於此時嗣昭力戰之功為多天祐三年與周德威攻梁潞州降丁會以嗣昭為昭義軍節度使梁

遣李由安將兵十萬攻潞築夾城以圍之梁太祖嘗遣人
招降嗣昭嗣昭斬其使者閉城拒守踰年莊宗始攻破夾
城嗣昭完緝兵民撫養甚有恩意梁嘗戰胡柳勣軍敗周
德威戰死莊宗懼欲收兵還臨濮嗣昭曰梁軍已勝日暮
思歸吾若收軍使彼休息整而復出何以當之宜以精騎
撓之因其勞乏可以勝也莊宗然之是時梁軍已登無石
山莊宗遣嗣昭轉擊山北而自以銀槍軍趨而呼曰今日
之戰得山者勝晉皆爭登山梁軍遽下陣於山西晉軍從
上急擊大敗之於是晉城得勝矣周德威死嗣昭權知幽
州居數月以李紹宏代之嗣昭將去幽州人皆號哭閉關
遮留之嗣昭夜遯乃得去十九年從莊宗擊契丹於望都
莊宗爲契丹圍之數十里嗣昭以三百騎決圍取莊宗以出

是時晉遣閻寶攻張文禮於鎮州寶爲鎮人所敗乃以嗣
昭代之鎮兵出掠九門嗣昭以奇兵擊之鎮軍且盡餘三
人匿破垣中嗣昭馳馬射之及爲賊射中腦嗣昭顧腋中
矢盡拔矢于腦射殺一人還營而卒嗣昭諸子繼傳長而
懦其弟繼韜囚之以自立莊宗方與梁兵相持河上不暇
究其事因即以爲昭義軍留後繼韜委其政於魏琢申蒙
琢等常教繼韜反繼韜未決莊宗在魏以事召監軍張居
翰節度判官任圜琢等以謂莊宗召居翰等問繼韜事繼
韜且見誅因以語趣之繼韜乃遣其弟繼遠入梁梁末帝
即拜繼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數月莊宗滅梁繼韜將
走契丹會赦至乃已因隨其母朝于京師繼遠諫曰兄爲
臣子以反爲名復何面以見天子且潞城堅而倉庫實不

如閉城坐食積粟以延歲月愈於往而就戮也繼韜不聽
繼韜母楊氏善畜財平生居積行販至貲百萬當嗣昭爲
梁園以夾城彌年軍用之絕楊氏之積蓋有助焉至是乃
齎銀數十萬兩至京師厚賂宦官伶人宦官伶人皆言繼
韜初無惡意爲姦人所候耳楊夫人亦以賂謁劉皇后劉
皇后爲言嗣昭功臣宜蒙恩貸由是莊宗釋繼韜數召繼
韜從獵寵倖無間李存渥尤切齒數詆責之繼韜懷不自
安復賂宦官伶人求歸鎮莊宗不許繼韜陰使人告繼遠
令起變於軍中冀天子遣已往安緝之事泄斬于天津橋
其二子嘗爲質於梁莊宗破梁得之撫其背曰爾幼猶能
佐其父及長復何爲乎至是因并誅之即遣人斬繼遠以
繼傳知潞州事已而召繼傳還京師繼傳悉取繼韜妓妾

珍翫而不時即路其弟繼達怒曰吾兄父子誅死而大兄
不仁利其貲財淫其妻妾吾所不忍也乃服縗麻引數百
騎坐戟門使人入殺繼傳節度副使李繼珂募市人千餘
攻繼達繼達走城外自剄死嗣昭七子至明宗時子繼能
坐咎殺其母主藏婢婢家告變言繼能反與其弟繼襲皆
見殺惟一子繼忠僅免繼忠家于晉陽楊氏所積餘貲猶
鉅萬晉高祖自太原起兵召契丹爲援契丹求賂高祖貸
于繼忠以取足高祖入立甚德之以爲沂棣單三州刺史
開運中卒楊氏平生積產嗣昭父子三人賴之

嗣本本姓張氏鴈門人也世爲銅冶鎮將嗣本少事太祖
太祖愛之賜以姓名養爲子從擊居庸關以功遷義兒軍
使從破王行瑜遷威遠軍使從攻羅弘信以先鋒兵破湯

陰從莊宗破潞州夾城累以戰功遷代州刺史雲州防禦使振武節度使號威信可汗天祐十三年從莊宗擊劉鄩於故元城下洛磁諸州六月還軍振武契丹入代北攻破蔚州嗣本戰歿

嗣恩本姓駱吐谷渾部人也少事太祖能騎射爲鐵林軍將稍以戰功遷突陣指揮使賜姓名以爲子從敗康懷英於河西遷左廂馬軍都指揮使從李嗣昭援朱友謙於河中與梁兵力戰稍中其口戰不已遷遼州刺史從莊宗入魏遷天雄軍馬步都指揮使劉鄩攻太原兵趣樂平嗣恩從後追之自佗道先入太原以守鄩兵去嗣恩亦以兵會莊宗于魏從戰于莘遷代州刺史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振武節度使天祐十五年卒于太原追贈太尉

存信本姓張氏其父君政回鶻李思忠之部人也存信少善騎射能四夷語通六蕃書從太祖起代北入關破黃巢累以功爲馬步軍都指揮使遂賜姓名以爲子存信與存孝俱爲養子材勇不及存孝而存信不爲之下田田交惡存孝所爲存信每沮激之存孝卒得罪死而存信數從征伐以功領郴州刺史太祖遣將兵救朱宣存信屯于莘縣爲羅弘信所擊存信敗亡太祖子落落後從太祖討劉仁恭大敗于安塞太祖大怒顧存信曰昨日吾醉公不能爲我戰邪古人三敗公已二矣將殺之存信叩頭謝罪而免由是大懼常稱疾天復二年卒年四十一

存孝代州飛狐人也本姓安名敬思太祖掠地代北得之給事帳中賜姓名以爲子常從爲騎將文德元年河南張

言龔破河陽李罕之來歸晉晉處罕之于澤州遣存孝與薛阿檀安休休等以兵七千助罕之擊河陽梁亦遣丁會牛存節等助言戰于溫縣梁軍先扼太行存孝大敗安休休被執是時晉已得澤潞歲出山東與西方立爭邢洛磁存孝未嘗不在兵間方立死晉取三州存孝功爲多明年路州軍亂殺李克恭以歸唐梁遣李謹攻李罕之于澤州存孝以騎兵五千救之梁軍呼罕之曰公常以太原以爲命今上黨已歸唐唐兵大集團太原沙陀將無穴以自處公復誰恃而不降乎存孝以精騎五百統梁柵而呼曰我沙陀之未穴者待爾肉以食軍可令肥者出鬪梁驍將鄧季筠引軍出戰存孝舞稍擒之李謹敗走追擊至馬牢關還攻潞州唐以孫揆爲潞州節度使揆儒者以梁卒二千

爲衛褒衣大蓋擁節先驅存孝以三百騎伏長子西崖谷間伺揆軍過橫擊斷之擒揆以歸初梁遣葛從周朱崇節守潞州以待揆聞揆見執皆奔去晉遂復取潞州是時張濬韓建伐晉擊陰地關晉以李存信薛阿檀等當濬別遣存孝軍于趙城唐軍戰敗于陰地關濬退保晉州韓建走絳州存孝攻晉州濬兵出戰輒復敗因閉壁不敢出存孝去攻絳州濬建皆走存孝援臂善射身被重鎧橐弓坐稍手舞鐵槌出入陣中以兩騎自從戰酣易騎上下如飛初存孝取潞州功爲多而太祖別以大將康君立爲潞州留後存孝爲汾州刺史存孝有直功不食者數日及走張濬遷邠州刺史大順二年徙邢州留後是時晉軍車歲攻趙常山存孝常爲先鋒下趙臨城元氏趙王求救於幽州李

匡威匡威兵至晉軍輒引去存孝素與存信有隙存信諳
之曰存孝有二心常避趙不擊存孝不自安乃附梁通趙
自歸于唐因請會兵以伐晉唐命趙王王鎰援之明年趙
與幽州有隙懼而與晉和反以兵三萬助晉擊存孝存孝
閉城自守太祖自將兵傅其城掘塹以圍之存孝出兵衝
擊斬不得成裨將袁奉韜使人說存孝曰公所畏者晉王
爾王俟塹成且留兵去諸將非公敵也雖塹何爲存孝以
爲然縱兵成塹塹成深溝高壘不可近存孝遂窘城中食
盡登城呼曰兒蒙王恩位至將相豈欲捨父子而附仇讎
乃存信構陷之耳顏生見王一言而死太祖哀之遣劉突
人入城慰諭之劉夫人引與俱來存孝泥首請罪曰兒於
晉有功而無過所以至此由存信爲之耳太祖叱曰爾爲書

檄罪我百端亦存信爲之邪縛載後車至太原車裂之以
徇然太祖惜其材悵然恨諸將之不能容也爲之不視事
者十餘日康君立素與存信相善方二人之交惡也君立
每左右存信以傾之存孝已死太祖與諸將博語及存孝
流涕不已君立以爲不然太祖怒醜殺君立君立初爲雲
州牙將唐僖宗時逐段文楚與太祖俱起雲中蓋君立首
事其後累立戰功表昭義節度使以存孝故殺之

存進振武人也本姓孫名重進太祖攻破朔州得之賜以
姓名養爲子從太祖入關破黃巢以爲義兒軍使從莊宗
戰栢鄉遷行營馬步軍都虞侯歷慈沁二州刺史莊宗初
得魏博以爲天雄軍都部署治梁亂軍一切以法人有犯
者輒梟首磔尸於市魏人屏息畏之從戰河上以功遷振

武軍節度使是時晉軍德勝為南北寨每以舟兵來往頗以為勞而河北無竹石存進乃以葦竿維大艦為浮梁莊宗大喜解衣以賜之晉討張文禮於鎮州久不克而史建瑭閻寶李嗣昭相次戰歿乃以存進代嗣昭為招討使軍于東垣渡東垣土惡築壘不能就存進伐木為柵晉軍晨出芻牧文禮子處球以兵千餘逼存進柵存進出戰橋上殺處球兵殆盡而存進亦歿于陣追贈太尉子漢韶明宗時復本姓為洋州節度使路王從珂以鳳翔反漢韶與張虔釗會唐軍討之唐軍皆降于從珂獨漢韶與虔釗軍不降俱奔于蜀事蜀歷宋平興元武信節度使年七十餘卒于蜀

存璋字德璜初與康君立薛志勤等從太祖入關破蕞巢

累遷義兒軍使太祖病革存璋與張承業等受顧命立莊宗為晉王晉王以存璋為河東馬步軍使晉自先王時嘗優假軍士軍士多犯法踰禁莊宗新立尤患之存璋一切繩之以法境內為之清肅從攻夾城戰栢鄉以功遷汾州刺史莊宗與劉鄩戰於魏博梁遣王檀來乘虛襲太原存璋以邠州兵入太原距守以功遷大同軍防禦使遂為節度使天祐十九年以疾卒追贈太尉

存賢許州人也本姓王名賢少為軍卒善用紙太祖擊黃巢于陳州得之賜以姓名養為子後為義兒軍副兵馬使遷沁州刺史先時沁州當敵衝徙其南百餘里據險立柵而寓居至存賢為刺史曰徙城避敵豈勇者所為乃復城故州梁兵屢攻之存賢力自距守卒不能近遷武州刺史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六
山北團練使又遷慈州天祐十八年梁兵攻朱友謙于河中莊宗遣存賢援友謙是時友謙新叛梁歸晉而河中食少人心多貳謀者因謂存賢曰河中人欲殺子以歸梁宜亟去存賢曰死王事吾志也復何恨哉卒擊走梁兵莊宗即位拜右武衛上將軍莊宗亦好角觝嘗與王都較而屢勝頗以自矜因顧存賢曰爾能勝我與爾一鎮存賢博而勝之同光二年春幽州符存審病甚莊宗置酒宮中歎曰吾創業故人零落殆盡其所存者惟存審耳今又病篤北方之事誰可代之因顧存賢曰無以易卿角觝之勝吾不食言即日以為盧龍軍節度使是歲卒于幽州年六十五
贈太傳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七

伶官傳二十五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王文盛高凝傳汝舟校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貴恨也與爾三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旋而納之方其後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蒼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髮泣下沾襟

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迹而皆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得益怠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忘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作伶官傳

莊宗既好俳優又知音能度曲至今汾晉之俗往往能歌其聲謂之御製者皆是也其小字亞子當時人或謂之亞次又別為優名以自目曰李天下自為王至於為天子常身與俳優雜戲于庭伶人由此用事遂至於亡皇后劉氏素微其父劉叟賣藥善卜號劉山人劉氏性悍方與諸姬爭寵常自耻其世家而特諱其事莊宗乃為劉叟衣服首

負箬囊藥爰使其子繼岌提破帽而隨之造其卧内曰劉山人來省女劉氏大怒笞繼岌而逐之宮中以此為笑樂其戰於胡柳也嬖伶周匝為梁人所得其後滅梁入汴周匝謁於馬前莊宗得之喜甚賜以金帛勞其良苦周匝對曰身陷仇人而得不死以生者教坊使陳俊內園裁接使儲德源之力也願乞二州以報此兩人莊宗皆許以為刺史郭崇韜諫曰陛下所與共取天下者皆英豪忠勇之士今大功始就封賞未及於一人而先以伶人為刺史恐失天下心不可因格音閣其命踰年而伶人屢以為言莊宗謂崇韜曰吾已許周匝矣使吾暫見此三人公言雖正然當為我屈意行之卒以後為景州刺史德源為憲州刺史莊宗好畋獵獵于中牟踐民田中牟縣令當馬切諫為民請莊

宗怒叱縣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不可乃率諸伶走追縣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爲縣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邪奈何縱民稼穡以供稅賦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唱和之莊宗大笑縣令乃得免去莊宗嘗與群優戲于庭四顧而呼曰李天下李天下何在新磨遽前以手批其頰莊宗失色左右皆恐群伶亦大驚駭共持新磨詰曰汝奈何批天子頰新磨對曰李天下者一人而已復誰呼邪於是左右皆笑莊宗大喜賜與新磨甚厚新磨嘗奏事殿中殿中多惡犬新磨去犬起逐之新磨倚柱而呼曰陛下毋縱兒女鬻人莊宗家世夷狄夷狄之人諱狗故新磨以此譏之莊宗大怒彎弓注矢將射之新磨急呼曰陛下無殺臣臣

與陛下爲一體殺之不祥莊宗大驚問其故對曰陛下開國改元同光天下皆謂陛下同光帝且同銅也若殺敬新磨則同無光矣莊宗大笑乃釋之然時諸伶獨新磨尤善俳其語最著而不聞其他過惡其敗政亂國者有景進史彥瓊郭門高三人爲最是時諸伶人出入宮掖侮弄縉紳群臣憤嫉莫敢出氣或反相附託以希恩倖四方藩鎮賫賂交行而景進最居中用事莊宗遣進等出訪民間事無大小皆以聞每進奏事殿中左右皆屏退軍機國政皆與參決三司使孔謙兄事之呼爲八哥莊宗初入洛居唐故宮室而嬪御未備闈宦希旨多言宮中夜見鬼物相驚恐莊宗問所以攘之者因曰故唐時後宮萬人今宮中多怪當實員以人乃息莊宗欣然其後幸鄴乃遣進等採鄴美女

千人以充後宮而進等緣以為姦軍士妻女因而逃逸者
數千人莊宗還洛進載鄴女千人以從道路相屬男女無
別魏王繼友已破蜀劉皇后聽宦者讒言遣繼友賊殺
郭崇韜崇韜素嫉伶人常裁抑之伶人由此皆樂其死皇
弟存乂崇韜之婿也進讒於莊宗曰存乂且反為婦翁報
仇乃囚而殺之朱友謙以梁河中降晉者及莊宗入洛伶
人皆求賂於友謙友謙不能給而辭焉進乃讒友謙曰崇
韜且誅友謙不自安心及且并誅之於是及其將五六人
皆族滅之天下不勝其冤進官至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
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史彥瓊者為武德使居鄴
都而魏博六州之政皆決彥瓊自留守王正言而下皆俛
首承事之是時郭崇韜以無罪見殺于蜀天下未知其死也

第見京師殺其諸子因相傳曰崇韜殺魏王繼友而自王
於蜀矣以故族其家鄴人聞之方疑惑已而朱友謙又見
殺友謙子廷徽為澶州刺史有詔彥瓊使殺之彥瓊秘其
事夜半馳出城鄴人見彥瓊無故夜馳出因驚傳曰劉皇
后怒崇韜之殺繼友也已弑帝而自之急召彥瓊計事鄴
都大恐貝州人有來鄴者傳此語以歸戍卒皇甫暉聞之
由此劫起在禮作亂在禮已至館陶鄴都巡檢使孫鐸見
彥瓊乘兵禦賊彥瓊不肯與曰賊未至至而給岳豆晚邪
已而賊至彥瓊以兵登北門聞賊呼聲大恐棄其兵而走
單騎歸于京師在禮由是得入于鄴以成其叛亂者由彥
瓊啓而縱之也郭門高者名從謙門高其優名也雖以優
進而嘗有軍功故以為從馬直指揮使從馬直蓋親軍也

從謙以姓郭拜崇韜為叔父而皇弟存乂又以從謙為養子宗韜死存乂見囚從謙置酒軍中憤然流涕稱此二人之寃是時從馬直軍士王溫宿衛禁中夜謀亂事覺被誅莊宗戲從謙曰汝黨存乂崇韜自我又教王溫反復欲何為乎從謙恐退而激其軍士曰罄爾之貲食肉而飲酒無為後日計也軍士問其故從謙因曰上以王溫故俟破鄴盡阮爾曹軍士信之皆欲為亂李嗣源兵反嚮京師莊宗東幸汴州而嗣源先入莊宗至萬勝不得進而還軍士離散尚有二萬餘人居數日莊宗復東幸汜水謀扼關以為拒四月丁亥朔朝羣臣於中興殿宰相對二刻罷從駕黃甲馬軍陣於宣仁門步軍陣於五鳳門以俟莊宗入食內殿從謙自營中露刃注矢馳攻興教門與黃甲軍相射

莊宗聞亂率諸王衛士擊亂兵出門亂兵縱火焚門緣城而入莊宗擊殺數十百人亂兵從樓上射帝帝傷重踣于絳霄殿廊下自皇后諸王左右皆奔走至午時帝崩五坊人善友聚樂器而焚之嗣源入洛得其骨葬新安之雍陵以從謙為景州刺史已而殺之傳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莊宗好伶而弑於門高焚以樂器可不信哉可不戒哉

五代史記卷第二十八

宦者傳二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作宦者傳。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高毅傳汝舟校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闈。為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喜其為人。及昭宗為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承業使晉。以道意。因為河東監軍。其後崔胤誅宦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為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宗屬承業。曰。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昇堂拜母。甚親重之。

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粟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安爲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安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爲子孫計惜比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劍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

之讎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歐寶踣罵曰閻寶朱温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誦說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答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此獲免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

五代史事三十八
官者傳三十一
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軍謚曰正憲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為詔

陽軍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晉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以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為昭義監軍莊宗即位與郭崇韜並為樞密使莊宗滅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默苟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謂殺降不祥乃以詔傳柱措去行字改為一家時蜀降人與衍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莊宗遇弒居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二年卒于長安年七十一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其

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戰爭
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畧辨士之談而文字不
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事卓卓在
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傑然與殆非宦
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女禍女色而已
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習其爲心也專而
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親
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
于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踈遠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
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
踈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
者日益牽安危出其喜怒哀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

恃者乃所以爲患也患已深而覺之欲與踈遠之臣圖左
右之親近緩之則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
有聖智不能與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
則俱傷而兩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英豪得借
以爲資而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
前史所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上者非
欲養禍於內而踈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
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粹而
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
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
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既出而與崔胤圖之胤爲宰
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

之岐梁兵圍之二年昭宗既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
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
天下捕殺之而宦者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時方鎮
潛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
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
亡此何異求已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
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
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賞
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昵黃門內養之徒也
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莊宗頗疑其有異
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
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啓明宗之異心者自紹宏

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
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
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
之邪及明宗入立又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
山谷多削髮爲浮圖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
之都亭驛流血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
宦者孟漢瓊因以用事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
哭聲以謂帝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
弘昭等方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即
以兵誅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後愍帝奔
于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路廢帝惡而殺之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禍

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為其為大害者畧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者有所取焉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于篇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雜傳二十七

宋歐陽脩撰徐無黨注明汪文盛普高濂傳汝舟校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為鎮州王武俊騎將武俊錄以為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曰紹昂紹昂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為鎮州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為成德軍節度使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大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起而父爭鎔介於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土馬彊而積畜富為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自四方諸鎮竊立承繼有請於唐者皆因鎔

以聞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洛磁三州景福元年
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於李匡威匡威來救晉軍解
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自將
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練使馬
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明年春晉
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出井陘鎔又求
救於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之婦美而淫之
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匡威內慙不敢還
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威救
已使人邀之館于梅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抱者少
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皆失國無
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泫然而泣乃與匡威謀劫

鎔而代之因詐為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慰坐定甲士自
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誠無以報厚德今
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威匡威素少鎔以謂
無能為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
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屋瓦皆飛屠者黑君和望
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
匡威正抱燕人皆死匡儔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
急鎔既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
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洛磁三州乃為書詔古本鎔使絕晉而
歸梁鎔依違不決一作晉將李嗣昭復取洛州梁太祖擊敗
嗣昭嗣昭棄洛州走梁獲其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
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

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奈何判官周式辨士也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而爾為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於天下也且霸者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鄰所以息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為辭且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士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於上坐議與鎔和以子

昭祚為質梁太祖以女妻之太祖即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吊梁使者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異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延隱監魏博將夏誣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為北面行營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於柏鄉梁遂失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北破幽燕南并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明年會莊宗於承天軍奉觴為壽莊宗以鎔父友尊禮之酒酣為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為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為兵先他兵攻趙常藉鄰兵為救當是時諸鎮相弊於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褒衣博帶務夸侈為嬉游鎔尤驕於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與道士王若訥留游西

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於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鵬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弘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君國之用為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還使一夫閉門不納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弘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於帳前曰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弘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弘規呼鎔甲士斬希蒙首擲於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弘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為亂夜半親軍千餘人踰垣而入鎔乃與道士林香受錄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

滅王氏之族鎔少子昭誨年十歲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於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嶽為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為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於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為少府監云張文禮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為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自為留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於梁也遣趙故將符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為血游魚皆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瑾秘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季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乃以符存審為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瑾處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

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弘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留後已而又殺之牙將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弘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弘信狀貌竒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問遣使語弘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於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遣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爲厚已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弘信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六十萬攻魏屠貝城紹威求救於梁大敗燕軍於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軍於老鴉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

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

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佐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由安等攻滄州召兵於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丘實與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輿夫入魏詐為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

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候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威營大朝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卧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嘆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當攻燕不能下令紹威折簡乃

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
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又不
用兵願伐木安楊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百萬石以
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後舟
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
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語
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疆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子
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事梁索拜太師
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謚曰貞壯子二人廷規
官至司農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十年八月爲揚師厚所
逐徙爲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
度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爲祕書監附馬都尉光祿卿

唐莊宗時爲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使
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祖二
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曰壽春
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
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
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廐官
苑等使乾符六年即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
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城擊賊李克
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年處存卒于鎮
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郛爲留後即拜節度使加檢
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

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部遣處直率兵距之戰于沙河
為梁兵所敗敗兵反入城逐部部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為
留後梁兵圍之處直遣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
匹犒軍乃與梁盟梁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
原王太祖即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
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
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
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
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
益以為神使衣道士服以為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
決焉初應之於陘邑闡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為子初處直
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主而有異處直養

以為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丁壯
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
將吏知其必為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傳假道中
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傳已去甲士入
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
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
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為都所殺都
為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為節度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
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
然鎮定不獨存乃遣人請莊宗母發兵莊宗取所獲文
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李
郁當部之亡于晉也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為新州防

禦使處直見莊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
北招契丹入塞以牽晉兵且許召郁為副都聞之不悅而
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
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為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
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
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為留後凡
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
直於西宅處直奮起搃其脅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
右無兵遂欲齧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
見于碑樓處直以為龍藏而祠之又有野鵲數百巢麥田
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
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

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
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懼甚以其子繼安娶都女以都為義
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
以繼安故待都甚厚所請無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為人
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
往來定州都饋饋多闕益不自安和昭訓為都謀曰天子
新立四方未附其勢易離可為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
於汴州都遂亦反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
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
丹為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
泉鎮將杜弘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為晏球所敗季麟弘壽
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弘壽對曰受恩

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弘壽臨刑神色自若晏
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
騎遂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闖得一男子愛之使冒
姓李名繼陶養於宮中以為子明宗即位安重誨出以乞
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給其衆曰此莊
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軍軍士識
者曰此繼陶也共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契丹二千人
守城呼禿餒為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出降者都伺察
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四年二月城破都
與家屬皆自焚死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字
廷胤與莊宗連外姻為人驍勇自為軍校能與士卒同辛
苦明宗時歷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

以廷胤為揚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
度使初處直為都所囚幼子威比走契丹契丹謂晉高祖
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法自
將校為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中國漸
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為天子豈有漸乎高祖聞之遽
徙廷胤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海而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
為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為人有
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為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為
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
平之匡威喜復以為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
歸出怨言匡威為其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

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為壽陽鎮將仁恭多
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禹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
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
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傳乃以仁恭為幽州留後留其
親信燕留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為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
空盧龍軍節度使其後晉攻羅弘信求兵於仁恭仁恭不
與晉王以書微責請之仁恭大怒執晉使偕殺燕留得等
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
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為其
子請命于唐昭宗達之未即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為我
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赤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
昭宗卒以守文為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

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城羅紹威求救於梁梁遣李
思安救魏大敗守文於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
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
漠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二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
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
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辟長蘆深溝高
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折
骸而爨或丸堽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於晉晉王
為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然仁恭幸
世多故而驕於富貴築宮大安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克
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其可不死令燕人用堽土為錢悉
斂銅錢鑿山而藏之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

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承之仁恭怒答守光逐之
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
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承喜元行
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即
率兵討守光至于廬臺為守光所敗進戰王田又敗乃乞
兵於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
光兵敗守文陽為不忍出於陣而呼其眾曰毋殺吾弟守
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於別室既而殺
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守光守光
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三萬人相殺而食或食
墮土馬相食其鬃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以趨號宰殺務
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

為鐵籠籠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
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他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
曰我衣此而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為不可梁
攻趙趙王王鎔求救於守光孫鶴曰今趙無罪而梁伐之
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出而晉已先破梁
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與我盟而背之今急
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當為下莊子也遂不出
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於柏鄉進掠邢洛至于黎陽守
光聞晉空國深入梁乃治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
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
患之謀曰昔夫差爭黃池之會而越入吳項羽貪伐齊之
利而漢敗楚今吳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

之患也乃為之班師守光益以為諸鎮畏其疆乃諷諸鎮共推尊已於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為尚書令尚父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曠拜守光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尚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也尚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為尚父誰當帝者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檄梁晉使者下微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日大兵當至命

窒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以王曠齊涉為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勳賀冊尚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勳稱臣承勳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二萬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檀涿武順諸州皆迎降守光被圍經年累戰嘗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為我辭焉德威謂遵化曰大燕皇帝尚未郊天何至此邪予受命以討僭亂不知其它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為朱温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

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矣惟王所為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母降守光因請俟他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日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東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於田家田家怪而詰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

皆無慙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蒸其骨肉亦小喜教爾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效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此生復何為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Large faded watermark seal, likely a library or collection mark, overlaid on the page.]

